

《家長對中學教學語言「微調方案」意見調查》

新聞稿

根據本人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所做的《家長對中學教學語言「微調方案」意見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學生家長普遍認為基礎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幫助學生在德、智、體、群、美的發展」、「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及「提高思考能力」，共佔 8 成受訪家長；只有不足 1 成受訪家長認為「提升英語能力」是最重要的。

事實上，現時有無數有關教學語言的研究報告及文獻都證明，母語教學是最能達到 8 成家長認同基礎教育的主要目標。不過，當調查員問到受訪家長傾向支持母語教學，還是英語教學的時候，就有較多家長支持推行英語教學，佔 4 成多。為何家長的觀點會與學術研究結論有如此大的落差，讓家長誤以為英語教學能達到他們心目中的教學目標呢？

歸根究底，這是政府教育部門的失敗，一直未能改變家長對母語教學的誤解。現在，政府不單止沒有做好適當的家長教育，反而推行政策去迎合家長對英語教學盲目的追棒。對本人來說，這將會深遠地影響到香港小朋友的將來。

另一方面，這份調查報告亦顯示到學生家長對整個「微調方案」的誤解。雖然調查數據反映受訪家長對「微調方案」的支持度只有 3 成，但大部分家長誤以為政府無建議取消「中中」、「英中」的二分法；以及誤以為所有達標的學生都可以就讀「彈性班」。在家長對「微調方案」認識不足的情況下，就算真的如政府所言有「七成人支持」，這都是不可信的數字，更何況今次的調查所得出的數據與政府的數字實在相差甚遠。

而美國波士頓的類似經驗亦證明，由於學生家長的資訊不足，擔心標籤效應，誤以為英語教學可以幫助子女加快學習英語，於是要求學校彈性採用英語教學。結果，大大影響到英語能力不足學生的學習主動性，窒礙發展學生的思辯能力，到最後受害的只會是學生。因此，我個人是反對這個「微調方案」，不希望香港會重蹈別人失敗的覆轍。

但「微調方案」經過一番的討論，相信社會有不少的期望，本人亦不覺得自己小小的聲音會導致政府「叫停」全盤的計劃。故此，本人希望在此提出一個比較務實、折衷的方法，盡最後的一點點努力用理性途徑解決問題，至少對將來有一個交代。

明天，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已邀約本人會面，討論「微調方案」。屆時，本人將會建議局方將整個「微調方案」押後一年實施，並且進行一個理性、客觀的調查，隨機抽樣邀請現時有子女就讀小四至中三的家長，安排他們親身到學校觀課，視察三種不同類型的教學環境，即是「中文中學以母語教授非語文科目」、「中文中學以英語教授達標學生非語文科目」及「中文中學以英語教授未達標學生非語文科目」。在這些課堂中，可以特別讓家長觀察到達標及未達標接受英語教學的學生，教師運用英語及母語教授同一科目所得出不同的教與學成效，從而讓家長判斷究竟是母語教學，還是英語教學更能達到他們心目中的教學目標。若果在這個調查完結後，大部分家長仍然堅持英語是最好的教學語言，至少這是家長理性客觀的結論，讓我們將來對下一代有個交代。

前檢討中一派位機制及中學教學語言工作小組主席

田北辰
Michael Tien

2009 年 5 月 18 日

今日的波士頓 明日香港教育的噩夢？

教育局計劃在 2009 年 5 月尾之前敲定微調中學教學語言的建議框架內容，以便於 2010/11 學年開始實施微調安排。無獨有偶，美國麻省也因為麻省大學波士頓分校新近發表的一份有關教學語文的研究報告，而鬧得沸沸騰騰。報告中最驚人的發現是，自 2002 年麻省的選民公決通過終止實施了 30 多年的「過渡性雙語教學」(TBE)，要求州內各校區中小學於九個月內全面改為英語教學；單是波士頓校區「母語並非英語」的學生之輟學率，較六年前增加了接近兩倍。許多英語不流利的學生自修改政策以來，一直都在學校苦苦掙扎著。

波士頓的經驗

據《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報道，這項由麻省大學波士頓分校「Mauricio Gastón 拉丁社區發展及公共政策研究所」聯同「協調式教育中心」進行的研究，可謂對終止「雙語教學」法例對州內各校區影響最全面的研究。由於波士頓校區的學生族裔背景比較多元，「非英語母語」及「仍需學習英語運用」的佔區內 56000 名學生中的 38%，因此影響尤其顯著。

在 2002 年秋美國全國沸騰的一片有關移民辯論和爭議中，麻省表決通過有關政策。儘管新法例經過社會和家長的公開討論和自由選擇，但數據顯示，原意為「促進學生更快捷地掌握英語」的措施，實際上不但沒有幫助這些英語不流利的學生在「英語母語」的同輩中更快地融入和看齊，反而，在很多個案中這些學生因為英語能力不足而大大影響了其他學科、學校生活和其他技能的學習，結果被拋離得更遠更落後。

顯然，報告呈現的是一個無法為「非英語母語」的學生服務的教育制度。任何地區如果有相當比例的學生仍屬於「英語學習者」，如此的教育政策和服務基本上可說是結構性的失效和失敗！正如當地推動全國實施雙語教育的機構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Training and Advocacy Inc. 批評：「任何孩子如果因為某一種學制無法有效提供應有的教育服務，而造成其潛質被浪費，這都是一種罪行」。對社會長遠而言，這些外來或弱勢學生將來畢竟需要在當地生活。他們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意味著社會未來好一部分的人口和勞動力將缺乏競爭力；而其個人就業和生活的困難，也容易加劇其邊緣化，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波士頓教訓對香港的啓示

目前，香港「母語為主、中英分流」政策，把全港中學劃分為「中中」和「英中」，實質上就等同於波士頓過去的「過渡性雙語教學」安排。根據各學校學生的英語

成績，分流成母語（中文）或英語教學。政府教育部門最近怯於政治壓力而「微調」、學校方面也基於招生的現實需要，各出奇謀爭取「彈性班」這塊「招牌」來吸引家長和學生。最終的結果很可能就會變成現時的波士頓 – 即一面倒地實行英語教學！事實上，波士頓 2002 年修例後其實依然容許家長在學校凝聚了一定數目的非英語母語/英語水平不足的學生時，要求學校彈性採用其他語文來教學。但實際上很多家長可能因為資訊不足，或者擔心標籤效應，或者受輿論影響以為英語教學可幫助加快子女學習英文，結果直接接受了英語教學。

英語教學的問題

但在英語教學的大潮流下，最沒有發言權的反而是我們的學生，他們只能用自己的行動與將來作控訴。由於香港英語欠佳的學生並不似波士頓一般會被主流社會排擠，面對艱深的英語，他們會選擇逃避，無心向學。結果，他們犧牲的不只是學習英語，甚至連以英語教授的其它科目都一併放棄，我們的社會就白白浪費了學生的潛能，這是香港社會不能彌補的損失。

更嚴重的是，現時大多數香港教師的母語都不是英語，若要他們以英語教授學科，存在一定的難度。若在輿論的要求下，力有不逮的老師硬著頭皮用英語教學，學生能否有效吸收老師所教的內容肯定是一個疑問。

另一方面，學生由於聽不明老師所教授的學科內容，加上英語表達能力有限，導致他們並不熱衷於發問，在缺乏互動的學習環境下，課堂將會變成老師個人的「棟篤笑」，失去了教育的真締。到最後學生只能於課餘的時間，要求老師以中文解答課堂上的問題，甚至索性出外參加補習班。英語教學不但未能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而且令教育效率下降，結果只會導致一個雙輸的局面，對學生以至整個社會都沒有好處。

過去數年，本人以語常會主席的身份，到過不同的學校觀課，發覺縱使一向被認為是學生水平較高的英文中學，教師及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都出現類似的問題，莫說是其他學校。

一知半解的選擇是理性嗎？

香港的家長多年來普遍也是傾向英語教學的。特區政府現時提出的微調方案，即使表面看似客觀理性、因材施教、多元選擇；可是，正如有家長組織調查，46% 的被訪家長不知道何謂「微調方案」，44%知道一些不知道另一些；而完全清楚有關內容的只有 6%；換言之，約有九成的家長是不甚了解有關方案的。然而，特區教育部門卻取得接近七成家長支持「微調」的數字。我們可以預期，一旦政

府放軟手腳，龐大的家長壓力和社會傾向會驅使學校逐步調節。屆時，筆者極度擔心特區政府面對此股龐大的政治力量洪流，將無法招架！最終，學校只會返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放任式「校本管理」模式，重新實行非驢非馬的「港式英語教學」。

波士頓的教訓已顯示，在教學語言政策上，如果光是以「公眾選擇」為依歸，到最後的結果只會是慘痛地影響大部分中下游學生的教育、成長，以至將來。假如香港繼續掩耳盜鈴、拒絕聽取波士頓學校敲響的警鐘，今日的波士頓會不會成為他日香港教育的悲劇和噩夢呢？